

为祖父母做封建礼教式的道场七天七夜，父母只能依靠借债和变卖

田地来办理丧事。这样，家庭债务高筑，日甚一日，年甚一年。当

难忘的历程

我十岁左右父亲也去世了，家境窘困至极，简卑地安埋了父亲。我

刘武彩

和两个弟弟跟随母亲过着孤苦伶仃的日子。虽然我们还有点田地，

但缺乏劳动力不能耕种。军阀肆虐苦难深重，自己种点旱地和帮小工，

背铁矿、挑柴、挑土收烟卖等糊口度日。对日益剧增的苛捐杂税，

一九一八年五月十九日，我出生在四川省东乡（宣汉县）天生
区芭蕉乡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里。祖父刘上体，继祖母胡氏，父亲

刘春国，母亲蒋廷秀。祖父、祖母和父亲都染上了嗜好鸦片的恶习。

相反，那些豪门显贵的富家子弟，过着奢侈淫逸的生活。真是
活得年岁不大，都先后逝世了。我是母亲生育的老四。但是，对哥哥

姐姐从未见过面，均没有长大成人就夭折了。我是老四又是儿子，

反抗之心，正当我苦难深重，灾难临头，走头无路之际，川东游击

祖父、祖母和父亲都很溺爱，为我搞了许多封建迷信活动，穿耳朵、

拜干爹、找干娘等。当时我的家庭享受祖业，有六、七十挑谷子的

田，还有些旱地种杂粮，对吃、穿、用能勉强维持。但由于祖父祖

母和父亲都吸鸦片，三根烟枪消耗很大；加之军阀争夺地盘，连年

混战，大肆横征暴敛，苛捐杂税多如牛毛，仅我家乡就有：盐税、

茶税、田房契票税、鸦片税、护商税、印花税、花捐等十余种。老

百姓打一斤桐油和讨饭的都要交税；特别是地主豪绅，又将自己的

一亩抓共产党，抓游击队，尽管军阀这里闹，那里剿，但天天还是

倾家荡产，卖儿卖女，哀鸿遍野，真是无法生活下去。

祖父祖母先后逝世，在封建家族旧礼教的逼迫下，令父亲母亲

宣汉县城。由于宣汉县是川东游击军的主要根据地，群众基础好，

为祖父母做封建礼教式的道场七天七夜，父母只能依靠借债和变卖田地来办理丧事。这样，家庭债台高筑，日甚一日，年甚一年。当我十岁左右父亲也去世了，家境窘困至极，简单地安埋了父亲。我和两个弟弟跟随母亲过着孤苦伶仃的日子。虽然我们还有点田地，但缺乏劳动力不能耕种，只好把田租出去，自己种点旱地和帮小工，背铁矿、挑柴、挑土蚊烟卖等糊口度日。对日益剧增的苛捐杂税，根本无钱缴纳。收款委员便将母亲用铁链捆绑关押禁闭。因此，我读私塾的学费也无力供给而停学了。

相反，那些豪门显贵的富家子弟，过着奢侈淫逸的生活。真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因此，激起我对“为富不仁者”的反抗之心！正当我苦难深重，灾难临头，走头无路之际，川东游击军总指挥王维舟在1931年夏天，率领了蒋群麟、冉南轩等几十名共产党人来到我的家乡发动群众，组织游击队，打土豪，锄恶霸，扶贫困，先后枪决了团总胡子明、汤干臣及其走狗漆裕祿、周文伯等人，人心大快。这些行动，使我认识到他们是在为穷人造反的，有时也跑去看看热闹。1932年冬就听说红军到了川北，1933年上半年就越嘲越凶了。刘存厚的匪兵也就天天在芭蕉场、大山坪一带抓共产党，抓游击队，尽管军阀这里围，那里剿，但天天还是出现游击队打团总、保、甲长和张贴反对军阀的标语，到1933年10月19日，终于迎来了徐向前等率领的红四方面军，解放了宣汉县城。由于宣汉县是川东游击军的主要根据地，群众基础好，

思想觉悟高，红军一来，在打富济贫的号召下，广大群众认识到只有当红军，推翻反动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穷人才能真正翻身得解放，才有出路和前途。所以许多群众自发起来组织独立团、队和争先恐后地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仅我家乡以吴志太为首就成立了一个团，达一千余人。

参加红军 转战巴山

1933年10月下旬，红军向开江县的宝塔坝进击，我家后山梁上成为红军前进的必经之路。乡亲们中，老的、少的，小伙子、青年人都纷纷奔走相告，传颂着红军打仗的英雄奇迹。我也跑到山梁上观看红军打仗及过路的情景，见他们个个龙腾虎跃，兴高彩烈，神采奕奕，对群众态度和蔼可亲，抚摸着孩子们的头，笑眯眯地打招呼说话，问长问短，问寒问暖，非常关心咱们老百姓的疾苦啊！哦！红军同白军真不一样啦。当我听了红军宣传打土豪分田地，使耕者有其田的政策；红军是拯救穷人的军队，官兵平等，不打人骂人，给了我们深刻的印象。1933年11月18日（旧历十月一日）的早上，侨富全同志见我没有衣服穿，便叫他爱人脱一件衣服给我穿上（侨1938年当营教导员牺牲于山西的上党战役），邀约我们村里的十几个小伙子，走了一天多路，去铜鼓石三湾岩参加红三十三军二九八团三营九连九班当战士。军长王维舟，团长吴志太，一营营长周贵廷，二营营长杜成章，三营营长邓占兴，九连连长蒋三太，班长就是带领

我们参加红军的侨富全。饮水思源，每当我们这些幸存者相聚在一块谈起侨富全同志，都倍感亲切。更加缅怀他们和那些在战火连天的战场上献出了宝贵生命的革命先烈。他们为我军的成长壮大，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永远受到我们的崇敬和怀念！

部队在三湾岩驻了十多天，开始了我们的戎马生涯。每天除站岗放哨外，就出操跑步，学习革命军人各种操练步伐的基本动作。我们是新成立的红军部队，枪支弹药很少，一连百多人只有几十条枪和一些刀矛，只要求跟随部队行军跑路。我们的服装也似老百姓穿的五颜六色，很不正规。12月初，我营开赴宣汉县的南坝场，参加独青杠树梁的战斗，当时担负主要战斗任务的是红四军三十团。我团为预备队打掩护。我十五岁第一次参加战斗，手无寸铁，只有跟着队伍跑，在听到机枪声，大炮声，喊杀声，捉活的呀等，思想就有些紧张。前面的部队打败了撤退下来，我感到跑不动，跑不快，仿佛敌人马上就要抓着我似的，我不顾山岩沟河，乱跑乱跳。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战斗无经验，胆怯害怕，实为幼稚可笑。部队参加这一战斗后，仍调三湾岩整休。实际是在军内搞肃反，不几天，陈昌浩、周纯全通知三十三军的王维舟等干部在冉家埡口（红四军政治部驻地）开大会，突然把团长吴志太、副团长刘若门、二营营长杜成章宣布为反革命，出卖火线而杀害了，接着又把98师师长冉南轩逮捕送往后方去了，我们就感莫名其妙，王维舟也无可奈何。因而吓跑了许多红军指战员。一营营长周贵廷、三营营长郑占兴吓得

连枪带人逃跑回家乡上山打游击，后来被敌人清乡军捉住杀害了。邓占兴同其妻子在沙河持枪抗击，被敌人包围在激战中壮烈牺牲。排长龙有琪带着一排人二十七条枪也逃回家，被敌人缴了械。抓去当了伪军。练习司号员的工作。军号的作用很大。是首长的声音。命令。部队整军结束后，由于团、营、连、排干部杀的杀了，跑的跑了，其它战士也跑得不少，于是就将年龄大，能扛枪的编入其它部队。我们这伙不能扛枪打仗的“小鬼”被集体送到军部，有的分配到军部学兵连，学习唱歌、跳舞，搞文艺宣传工作。我被分到军部司号连学习吹号至此红33军298团结束了它的建制。攻打厂溪白岩。我们司号连是随军部行动，学习期间，教我们学习吹号的老师，是旧军队的司号官姓黎，常用军阀一套打骂体罚学员，我们都受过挨打挨骂跪瓷瓦子的体罚。炮，重兵把守。我军采取夜摸战术。经过三。1933年12月上旬，敌廖雨辰、郝跃庭部攻至铜鼓石河对岸，我们军部从三湾岩撤退，经清溪到普光，军部驻罗家祠堂，我们在这里还收了一些废铜来铸造号咀子。在普光驻了十多天移驻黄金口，我们天天早晨到河坝边练习吹号。1934年1月我们从黄金到厂溪，官渡驻茅坪，然后到罗文坝驻薛坪。在这里过的旧历年（即2月14日），这期间军长王维舟，政委杨克明，副军长罗南辉，政治部主任李伯选（一说李必鲜）等首长都常在一路了。旧历年后，我们司号连的学员毕业分配工作了。我乡桂会玉分在295团一营当号目，杜国辉分在295团团部通讯队当司号员，我被分配到

295团（据城口展览馆，团长万德胜）二营营部当号目，营长万汉江（是王维舟的老游击队员）一二三营营长都记不起了。那时营部驻在厂溪。我到营部后，就跟随首长传达命令，指挥部队战斗和管理，训练司号员的工作。军号的作用很大，是首长的声音，命令，是指挥战斗强有力的工具，武器，是军队的耳目和信息；司号员是战斗兵，传达命令要绝对准确，不能有差错或延误。有时也可以用军号欺骗敌人，调动敌人，虚张声势地引诱麻痹敌人，造成假象，使我军能声东击西地打击敌人。从此，我们天天在战火纷飞，枪弹呼啸中执行着自己的战斗任务。1934年2月下旬攻打厂溪白岩坪的李家修，他是王赞绪、杨国桢扶持起来的地主武装，有二千余人，大多数是地方民团凑合，没有战斗力，但他盘踞的地势险要，每道隘口都是木棚、土炮、重兵把守，我军采取夜摸战术，经过三、四天的进攻，仍无法攻上口子，最后采取从官渡方向强攻，袭击敌之右侧背，迂回于敌后，我们295团从厂溪正面夜摸，刚摸上敌堵之要口，各连枪弹齐发，冲锋号齐鸣，突破缺口，一拥而上，吓得李家修溃不成军，狼狈逃到虾耙口，余部躲进了郎家洞，我营直追至茅坪，296团、297团亦先后到达白岩坪、梨子园，最后以296团为主攻破了郎家洞，消灭了敌连长以下100余人。在歼灭敌人之后，我们坚守了四、五天阵地，于3月上旬奉令转移万源罗文坝，围歼吴锡林组织的“神匪”——圣母团。这时我就直接跟随首长战斗与生活。吃住在一块，比一般战士稍好些，各方面

都得到照顾与关怀。在他们的培养教育下，使我能茁壮成长。我们营长万汉江脸上有个疤子，大家称他“疤子营长”。作战勇敢，指挥有方。懂得地方的乡土人情，风俗习惯，熟悉地形地物。所以有关打“神兵”的任务，多半是交给红33军来完成的。我营在33军完成打“神兵”的任务中更为出色。在罗文坝境内，万营长带一连人出差打游击，部队刚走到一个小山坡脚下，发现半坡有人，是什么人呢？营长要我吹问答号，然而号音却无人回答。只见打着小红旗帜的“神兵”提着桑木刀，手拿着马尾蚊刷，嘴里叨念着“佛门弟子达道会，打不钻，杀不进，观音老母来救命”的秘诀，向我军追击而来，为节约子弹不放枪，让“神兵”追下来。我军退到河这边，以河为碍阻击“神兵”。河对面的“神兵”见我人数不多，便涉水向我军冲锋而来，于是，双方涌到河中肉搏。红军发挥了刺刀、马刀的威力，杀得“神兵”血溅头飞，纷纷倒在河中。后面的“神兵”见势不妙，退却逃跑。在逃窜中我们以密集火力射击，又打死了不少“神兵”。我军只有几人负伤。余匪逃至南坝“神兵”们大本营，我军跟踪追击，仅南坝一仗又打死“神匪”一百余人。最后“神匪”数百人逃到一个庙子里（据说叫玉皇庙），297团在一个晚上，夜摸了哨兵，将“神匪”团团围困。激战数小时后，把庙子点燃，将全部“神匪”化为灰尽，这样中河、后河一带的“神兵”没多长时间，就被红33军彻底消灭和肃清，完成了上级交付的任务。开始了涉河冲锋的战斗，激战半个多小时，敌人的防线被我营突

在战役结束后，全军总结了打“神兵”的经验教训，一致认识到号称枪打不进，刀砍不钻的“神兵”不过是受封建迷信的麻醉，蒙蔽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替封建军阀，土豪劣绅效劳，最多也不过是有个别人练过气功，学过武打，那能打得赢我们的真枪实弹呢？所以，个个都被我们打垮了。因此在红军中破除了迷信，提高了勇气，增强了战斗力。在南坝稍作休整，我团又奉令向万源县的花萼山进军。消灭盘踞在花萼山的土匪军阀王三春，我军从长坝到万源宿营后，从万源向前推进，爬了一夜，到天亮，摸到了山顶，上面有少数敌人，经过激战，残敌向城口方面逃窜了。花萼山无人烟，什么东西都没有，只有一所旧庙，部队无法驻下，只好用树叶和小竹苗^搭棚驻了几天就向大竹河方面进攻。这一带的敌人是王三春、邓占元的二、三千人，他们依仗秦岭和巴山地势险要，占据了城口等地的大片山区，既残酷迫害山区人民，又牵制着红军主力，为了使红军主力在大面山无后顾之忧地反击六路围攻的敌人，33军军部进驻大竹河，指挥三个团，分三路向城口、镇巴一带进攻，297团打庙坝；296团打坪坝；我们295团攻占长池坪向老君山推进。我营接受了主攻老君山的战斗任务。老君山山高陡峭，峰峦重叠，地势十分险要，山下有条河，敌人居高临下，严加防守，为了赢得攻打老君山的胜利，营长作了战斗动员，说明占领老君山的意义和决心。1934年4月初，在一个天气晴朗风和日暖，百花盛开的日子里，我营在团部组织的密集火力掩护下，开始了涉河冲锋的战斗，激战半个多小时，敌人的防线被我营突

破。敌人向老君山后面逃窜，我一边吹冲锋号，一边跟随首长冲过

河去，向山上的逃敌猛烈追击，直至占领老君山。老君山上还有

个乌云头山，我们未进攻，敌军就派代表来联系投降而停止了战斗。

我营在老君山驻防半年多，其任务是防守和监视陕西镇巴、西乡、

高头坝、安康地区方面的敌人向我们进攻。部队在前沿阵地上的生

活是艰苦的。住的是自搭茅草棚，吃的靠后方运点杂粮和在当地弄

些秋冬四季豆充饥。

1935年1月中央电令红四方面军向西线进攻。

我军在城口驻防期间，还随时组织学习，召开讨论会，加强部

队政治思想教育和操作训练，我就是在老君山驻防期间光荣地加入

了共产主义青年团的。

当年的城口人民，在艰苦的战争年代积极支援红军作战，为川

陕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巩固做出了巨大贡献和牺牲。为粉碎敌人六

路围攻，巩固赤区苏区写下了不朽的光辉诗篇。今年，我应城口县

委、县人民政府的邀请，参加了川陕革命根据城口县苏维埃政权建

立五十周年的纪念活动。老战士欢聚一堂，旧地重游，感慨万千。

我们认为建国三十多年来，在上级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他们主观上

尽管作了很大努力，但由于客观条件太差，落后面貌改变不大。回

想过去老区人民支持我们，养育我们，和我们同生死，共患难，为

夺取革命政权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五十年后的今天，我们看到的人民

生活还不富裕，工业还很落后，深感不安。恳请上级党政给予必要

的扶持，使城口人民尽快摆脱贫困。

后来红 苦战雪山草地 挥戈北上抗日

在广大群众的积极支持和配合下，红四方面军愈战愈强，打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取得了反“三路围攻”和仪南、营渠、宣达三次进攻性战役的胜利，使川陕革命根据地进入了极盛时期。后又经过10个月的苦战，粉碎了敌人的“六路围攻”，毙伤敌官兵六万余人，俘敌官兵二万余人，在战斗中，扩大了红军，根据地得到了发展和巩固。1935年1月中央电令红四方面军向西线进攻，以策应红一方面军渡江北上。根据这一指示徐向前率领部队于3月强渡嘉陵江，进行了西征，而张国焘违背中央电令，不顾广大军民的反对，竟在后方搞了大搬家，放弃了川陕革命根据地。我们军在1935年2月就从城口撤离，296团、297团走在前面，295团走在后面掩护军部撤退。我们经大竹河、万源到通江的洪口，巴中的石门。在石门驻防十多天，阻击尾追之敌。这时敌人正在恩阳河、清江渡、巴中城一带与红军激战，相持达半月之久，至今相隔五十年，仍记忆犹新。

就被调驻靖保卫总医院。我在这里住了几个月，生活极端困苦。无油盐，无粮食，能行动的记忆 石 门 爬出去找野菜来充饥。医药更是奇缺，伤员战火纷飞守石门，巴城炮震浓烟滚。至用食盐水消毒洗伤口也没有。瞰敌眈眈戒后尘，且战西征迎亲人。但是我们有一

颗实现共产主义的心。四一春秋游故地，织女娇娇绣石门。个精神振奋，斗

汪(1)，指47年后，于1982年又去那个地方，作斗争，终于在

后来红四方面军总部撤离川陕革命根据地，红三十三军亦随之担任后卫，主要任务是阻击追敌，掩护部队安全转移，收容先遣军掉了队的同志。我们295团就是掩护后勤部、总医院、和伤病员向西北转移，经旺苍坝渡过嘉陵江。在嘉陵江西岸，敌军虽修筑无数碉堡，构成了坚固的江防工事，并把江中大小船只劫走，但在徐向前、王树声正副总指挥的领导下早已摧毁，我们是顺利渡过的，只见敌尸遍野，臭气难闻。渡过嘉陵江后，敌人就紧跟着我们，沿途边防守，边战斗，边行军，几乎天天都在同追敌打交道。尽管敌人前堵后击，我们团仍掩护伤病员和后勤部搬运机械、物资经鸳鸯溪、剑阁于4月上旬安全地到达了江油县，我们到江油时，先头部队已把县城围得水泄不通，295团驻在白石铺。经数度激战，除旧县城武都镇外，农村全被解放，直到六月中旬才经北川、茂州（茂县）到达理县。在过里县的途中与刘湘追敌遭遇，经过激战，我受了重伤，同志们就用担架把我抬到马渡^增住医院。后来又由医院的护士（女同志）抬着我经卓克基、马尔康、松冈到绥靖。295团也就被调绥靖保卫总医院，我在这里住了几个月，生活极端困苦。无油盐，无粮食，能行动的轻重伤员都要爬出去找野菜来充饥，医药更是奇缺，伤员的伤口，溃烂生蛆，没有药上，甚至用食盐水消毒洗伤口也没有。医药与饥饿严重威胁着我们伤病员。但是我们有一颗实现共产主义的红心，相信革命一定会胜利，个个精神振奋，斗志昂扬，团结互助，克服困难，坚持与伤病和饥饿作斗争，终于在

12月我的伤势好转，幸运地出院了，步行到崇化县，返回原部队继续担任号目工作。我在住院期间，正是张国焘搞分裂南下的时候，常听着“北上要死人，南下吃大米”，还说什么中央是逃跑主义，提出所谓打倒毛、周、张、博的反动口号，继而命令已随毛主席到达巴西包座的红四军、三十军返草地南下，9月15日和17日张国焘正式发布了所谓“政治保障计划”和南下命令，率左路军和右路军中的四军、三十军一齐南下，向川康边境天全、芦山、大小金川退却。9月底集结于马塘、松冈、党坝等地。10月5日张国焘在马尔康县的松冈卓木碉召开了分裂党、分裂红军的会议，公开另立中央，自命为“主席”。此后，即命令红军向南大举进攻，11月中旬红军至天全、芦山、宝兴以及名山的百丈关一带。11月19日，敌以十个旅的重兵在飞机大炮掩护下，由北、东、南三面向红军阵地百丈关反扑，经过七天七夜的战斗，红军歼敌一万五千多人，自己也牺牲上万名指战员。于25日红军只得退出这场拼消耗的恶战。百丈关之战，进一步暴露了张国焘南下逃跑主义路线的错误。至此，红军与敌周旋三月之久，四方面军已损失过半，由南下时的45个团约八万人减少到28个团四万多人，不得不放弃向成都进击的计划，转入战略撤退，后经宝兴重翻夹金山，于1936年1月到达丹巴。由于人员大减，有些单位就只有官无兵了，甚至官兵都没有了，于是对军队在丹巴进行了整编，将三十三军与一方面军的五军团合编，改为红五军，原五军团十三师的37团、23团未变，三十三军改为十五师，原295团

改为43团。团长万汉江，政委何志加。297团改为45团。团长叶以平，政委张力雄。我那时在崇化是奉命改编的（296团是怎样撤销建制就不清楚了）。军长董振堂，政委黄超，副军长罗南辉，政治部主任杨克明。从此红三十三军的建制就取消了。我就在五军43团3营任号目，其任务仍然是担任后卫，掩护后勤部、总医院北上。1936年4月红三十军先头部队经道孚、炉霍进占西康东部重镇——甘孜。6月下旬至7月初红二方面军先后进入甘孜。两个方面军胜利会师。“7月上旬携手并肩开始北上。二方面军及四方面军十师、十一师，三十军八十八师为左纵队，由甘孜经阿坝向班佑、包座开进；九军、四军十二师，三十一军九十三师和独立师为中央队，由炉霍经壤塘、毛儿盖向包座地区开进。红五军及三十一军九十一师为右纵队，从绥靖、崇化地区出发，经卓克基、马塘向包座开进”。（引自许世友《我在红军十年》335页—336页）我们43团就是由崇化经绥靖、党坝松冈到阿坝向包座进军的，因我们是后卫，顺利地通过了腊子口到达甘肃省的岷县、洮源、通渭。10月22日在定西县的华加岭与敌人展开了激战，从早到晚不仅有大量的敌人前堵后追，密集的枪炮向我军射击，而且有六架飞机编成两队从兰州起飞轮番轰炸，我军边走边打进行了猛烈还击，掩护了部队前进。副军长罗南辉就是在这里被飞机轰炸中弹而英勇牺牲的，我们还瞻仰了罗南辉同志的遗体。当晚即赶到了会宁。在此期间，一、二、四方面军先后胜利会师了。这是我们党战胜张国焘

右倾分裂主义取得的伟大胜利。

在长途远征过程中，我跟着首长用号音传达命令，指挥部队。深感万营长对战士关怀备至，平易近人，态度和蔼可亲。说起话来他总是谈笑风生，很会作宣传鼓动工作。看到我们走不动路就给马骑，看我打着赤脚就动员战友给草鞋穿。当年的红军指挥员，领导干部真是以身作则的模范，战士学习的榜样，无论行军打仗或扎营休整，干部总是关心着战士的思想生活及一切行动。在官兵关系上亲密无间，是团结一致的战友和阶级兄弟。红军的光荣传统挽救了我们这些“小鬼”，否则，象我这样的小司号员，行军打仗是很难完成战斗任务的。在首长和老同志的关怀照顾下，我背的东西少，行军打仗轻装上阵，既不背枪又不背子弹，仅仅背支号。有时连小行李，干粮袋都搭在首长的马背上驮着。在七百余里无边无际的荒凉草地上，没有道路，没有森林，看不见飞鸟的影子，见不到走兽的踪迹。变化莫测的气候，时晴时雨，忽风忽雪，前有堵敌，后有追兵，中间有反动头子武装干扰破坏，头上有敌机轰炸，真是四面受敌。加上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生活几乎陷入绝境。头顶蓝天，脚踏草地，翻越海拔几千米终年积雪的大山，穿过草滩泥泽，芦苇丛生的沼泽地带。这样风餐露宿的战斗生活，正是在他们的帮助下，使我克服了困难，战胜了困难。否则，象我们这些“小鬼”是不可能战胜那些困难的！而且部队刚进入草地边缘地区的杂谷脑理县附近，我负了重伤，不能行走，非担架抬不可，如果部队马上过草地，我

渡进至靖远至中卫地段，选择取得攻击中卫定远营之渡河点，以加
同那些重伤病员，就只有留在草地边缘地区，后果难以设想。一九三
六年部队第二次过雪山草地，留下几千重伤病员于甘孜、卢霍地区，
后被敌人杀害者甚多。我之所以能爬过雪山，走过草地，全靠首长和
老同志的关怀和照顾，他们的革命热情，体贴，爱护战士的优良作风，
是我永远难以忘记的。

不是动摇的，他企图利用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的机会，将四方面
军全部渡过黄河西进，不是去宁夏，而是到甘肃河西走廊地区，占
块地盘，以实现他忆期追长的向征西北退却的计划。继续搞“独立
王国”，所以红军不畏远征难，万水千山喜开颜。5日至30日，在

靖远以西的虎雪山草地篝火暖，野菜树皮似佳餐。把总指挥部和九军、
五军也陆续渡英雄儿女多奇志，虔诚厚谊展新篇。式称西路军，董振

堂率领的五军仍担任后卫。因“宁夏战役计划”未实现，西路军便
西渡黄河 血战河西走廊

向凉州、兰州方向西进。11月15日占领古浪，18日占领永昌，
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使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了坚强的支
柱。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新阶段即将开始。

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后，红军与张学良的东北军和
1936年10月11日党中央军委发布了《十月分工作纲要》，
杨虎诚的十七路军，公开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我们也唱起了“你
向全军提出新的战斗任务。要求红军经过短期休整和准备之后，集中
人的大事变，全国抗战开始了，中日汉奸动摇，日本吃惊更不小”
主力，向北发展，夺取宁夏，扩大以陕甘宁边区为中心的根据地。这
样的抗日歌曲。党中央又电令西路军，要求在水昌地区休整，伺
机以全力东打，向驻兰州的东北军靠近，以便返回黄河以东。但张
古，便于打通苏联国际路线，造成有利于进一步发展的新局面。为了
国煮拒绝执行中央指示，继续向西越走越远了。1936年除夕，
实行“宁夏战役计划”，党中央军委决定，……以一方面军主力和四
董振堂率领我们五军首先攻占了临泽县县城，城内守敌仓惶而逃。
方面军的三个军北向宁夏进攻，四方面军的另两个军和二方面军全部
部队休整几小时后，董振堂、杨克明率37团、44团、45团，
向南防御阻敌北援。並电示张国焘以一个军率造船技术有力部队，迅

速进至靖远至中卫地段，选择取得攻击中卫定远营之渡河点，以加速努力造船，十一月十日前完成一切渡河准备。（引自1982年12月四川人民出版社第一版张国焘和《我的回忆》255页—256页）但张国焘站在右倾分裂主义的立场上，对待中央这一指示是动摇的。他企图利用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的机会，将四方面军全部渡过黄河西进，不是去宁夏，而是到甘肃河西走廊地区，占块地盘，以实现他长期追求的向大西北退却的计划，继续搞“独立王国”。所以，张国焘抓紧这个机会从10月25日至30日，在靖远以西的虎豹口，不但将三十军渡过黄河，还把总指挥部和九军、五军也陆续渡过黄河。11月11日过河部队正式称西路军，董振堂率领的五军仍担任后卫。因“宁夏战役计划”未实现，西路军便向凉州、肃州方向西进。11月15日占领古浪，18日占领永昌，21日占领山丹。在山丹，我们五军调任前卫坚守阵地。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后，红军与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诚的十七路军，公开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我们也唱起了“惊人的大事变，全国抗战开始了，蒋日汉奸动摇，日本吃惊更不小”……的抗日歌曲。党中央又电令西路军，要求在永昌地区休整，伺机以全力东打，向驻兰州的东北军靠近，以便返回黄河以东。但张国焘拒绝执行中央指示，继续向西越走越远了。1936年除夕，董振堂率领我们五军首先攻占了临泽县县城，城内守敌仓惶而逃。部队休整几小时后，董振堂、杨克明率37团、44团、45团、